

蛇从革 著
THE MASTER

大宗师 5

摇光临阵

蛇从革 著
THE MASTER

大宗师 5



摇光临阵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宗师.5, 摇光临阵 / 蛇从革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7.11
ISBN 978-7-5500-2368-0

I. ①大… II. ①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89252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1期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电话 0791-86895108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(编辑热线)
网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-mail bhzw0791@163.com

书名 大宗师5: 摇光临阵
DA ZONGSHI 5 YAO GUANG LIN ZHEN

作者 蛇从革
出版人 姚雪雪
出品人 铁鱼
责任编辑 杨旭
特约策划 王黎 钱多多
特约编辑 王明旭
营销编辑 王合心
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·宋晓亮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张 9.5
字数 170千字
版次 2017年11月第1版
印次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500-2368-0
定价 35.00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315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明夷篇



算沙部

长阳龙舟坪清江上的半岛的岸边，马接舆和徐云风安静地站立了很久。看着水波，马接舆终于开口了，他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，否则也不会在当年被推举为道教协会的候选人。

“孙拂尘。”马接舆开始回忆，“我知道这个人的来历，他们是字星家族。他的父亲死得很冤枉，但是他后来被某个大人物保护下来，就没有了消息。最后他带着几个当年本领最高强的术士，去找一个叫梵天的组织，然后全部失踪……”

“他杀了其他的几个术士。”徐云风插嘴，“投名状。”

马接舆接着说：“梵天这个组织，我这样地位的术士，都是听说过一点的。当然我也不是十分清楚，只知道，谁做了这个组

织的头领，就拥有翻天覆地的能力。但是我更以为这是一个圈套，一个故意剪除天下顶尖道士的陷阱。”

“这么分析也没错。每一次换人，也是剪灭一次术士高手的过程。”徐云风说，“但是问题也在这里，接替位置之后的孙拂尘，只能对付梵天潜在的威胁，除此之外，什么都不能做。”

“这就是你们阻拦张元天的理由？”马接舆说，“为什么这么肯定？这点我一直都没想明白，为什么明明孙拂尘的能力较张元天远远不如，却轮不上张元天。”

“我拒绝了孙拂尘之后，无事可干。”徐云风没有正面回答，“这世上没我这号人物了嘛，于是我就天天在网吧里打网络游戏……本来也就是打发时间，但玩的时间长了，有时候都分不清楚自己是在游戏里，还是在现实中……不过，对我来说，两种情况都一样。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当然明白。”马接舆说，“庄周一梦，谁知道我们是不是在一场梦里……按照你说的，游戏里。”

“对。”徐云风非常高兴马接舆能理解，“再后来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在游戏中，玩家都各玩各的，不停地开矿、打怪、练级、提升等级、追求好的装备，然后相互炫耀、厮杀……大家都遵循这个规矩。”

马接舆说：“越来越有意思了。”

“管理员会把一些作弊的游戏玩家封号。”徐云风说，“这个规矩不错吧？”

“不错。”马接舆说，“应该如此。”

“你知道电脑黑客吗？”徐云风追问。

马接舆笑着说：“知道，我们道观里的年轻道士，都有笔记本电脑，几年前还为道观里装不装网线，跟我闹过一次。”

徐云风说：“如果一个黑客，他觉得游戏的规则不公平，于是把整个游戏里所有的规则和数据都重新按照他的想法修改了。他的目的是让每个玩家都有最好的装备，都有最高的等级。他要按照自己的想法，给所有的玩家同等机会，让整个游戏按照他的想法来运转——他认为最公平的方式来运转。他要告诉所有的游戏参与者，这只是个游戏，告诉他们这个游戏里所有看不见的规则，并且他们想得到什么，都可以轻松得到……”

“如果是你曲解了他的意图呢？”马接舆立即指出破绽，“他并没有这个目的，是你们误会了他。”

“那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他为什么不维持现状，老老实实地做一个厉害的玩家，却非要强行做一个管理者？”徐云风摊开手，“而且他已经表达了要重新修改规则的意图。”

马接舆又陷入沉默。

徐云风接着说：“如果他真的做到了，能够修改这个游戏的规

则，让所有的玩家都拿到想要的东西。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情？”

马接舆没有想多久，立即回答：“玩游戏的人都会觉得无趣，然后大家都不玩了，这个游戏就没有人继续下去，人都走了。没意思了。”

“这只是一种可能，”徐云风说，“还有另一种可能。”

马接舆长出一口气，“你和王鲲鹏是对的，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可能，还等不到玩游戏的人离开，这个游戏就崩溃掉。”

“真正控制游戏的人，会把游戏删除。”徐云风说，“因为规则已经被打乱，游戏本身没有存在的意义了。”

马接舆说：“这就是张元天不能做梵天的理由。你和王鲲鹏都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所以明知必败，也要搏一把。”

徐云风说：“王鲲鹏是自找的，我是命不好。”

“你有没有想过？”马接舆说，“你既然能明白这道理，为什么张元天不能明白？”

“我们之间类似的对话，有人曾经在他面前讲得非常明了和彻底，但是他说他有办法解决这个困境。”徐云风回答，“他已经疯了，自以为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，连这个终极的威胁都能摆脱。”

“那他真的是疯了。”马接舆说，“的确要阻止他。不过，我倒是很好奇是谁会对他说这些。”

“还能有谁？”徐云风哼了一声，“这人你还想不出来？”

“老严？”马接舆笑了，“只能是他。”

徐云风把话都说完了，马接舆看着亭子里秦晓敏已经睡着，方浊在旁边守着她，用清水擦拭她脸上和胳膊上的擦伤。

“我走了。”马接舆说，“希望你和王鲲鹏能扛下来。”

“你能把方浊再送回玉衡星位吗？”徐云风说，“我走不开，她力气变小了，回不到牛扎坪。”

看着方浊蹲在秦晓敏身边，秦晓敏的身体抽搐了两下，方浊似乎在轻声安慰，马接舆腮帮紧咬，嘴角在不停地抽动。

“没想到我找到她，话都没说几句，就要再次扔下她。”马接舆声音沙哑地说。

徐云风看着马接舆的眼睛瞬间从清澈变得浑浊，几乎就要心软，答应让他带着方浊离开，让他们父女团聚。他让自己的情绪缓和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还有一个选择，我想你一定会同意。”

“熊浩选择这个时候才告诉我她的下落，也是算准了时间的。”马接舆说，“我刚过了六十岁生日，带不动星位的运转了，玉衡星位也没有暗星照应。”

“哦。”徐云风无法安抚，只好岔开话题，“你看起来挺年轻的。”

马接舆和徐云风也只能接受这个无奈的现实，也许这是熊浩的计算，也许是命运的安排。

徐云风和马接舆走到小亭子里，徐云风对方浊说：“我来看

看晓敏。”

“她睡着了。”方浊站起身，知道这次真的是要跟徐云风告别了。她没有再说一句话，替秦晓敏盖了一个毯子，又看了看徐云风，然后，静静地走向江边。

马接舆和方浊的船已经损毁，此时一条没人看管的小渔船，正在向着半岛的岸边漂过来。二人上了船，马接舆向徐云风拱手，“告辞了。”

徐云风摆摆手，努力想对方浊笑一下，可是脸部僵硬，笑得比哭更难看。

马接舆和方浊离开后，徐云风在脚下又画了一个“×”号。

王鲲鹏看着摇光星位的青气升起来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。疯子没有再让他失望，他不再是那个矫情又脆弱的愣头青了，对付第一个到来的宗师级别的术士，他没有任何闪失。如果王鲲鹏知道来人是方浊的父亲马接舆，他一定会更加庆幸徐云风的改变。

冥战部：一九五〇年三月

七眼泉。

天亮了，张元天和庄崇光等人等了一夜，吕泰还没有赴约。

庄崇光再次望了望山下的来路，走到张元天的身边，“山下已经开始集结，吕泰上不来了。”

“再等等。”张元天并不慌张，“还有两天。”

庄崇光见旁人都已十分困顿，目光直直地看着山下，对张元天说：“大哥，你觉得这么做，真的值得？”

“值得。”张元天说，“这次已经没有人能阻拦我。古赤萧也不行。”

“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古赤萧的提议？”庄崇光说，“维持你大法师的封号，道教的最高地位。”

张元天摇头，“我信不过他。当年毛人凤是怎么说的，最后他又是怎么做的？”

“古赤萧……”庄崇光说，“他在1945年就开始给你写信，一直写到了1947年，当年毛人凤并没有这么诚恳。”

张元天说：“对，但他比毛人凤更可怕。”

天亮了，金盛、魏如喜、魏如乐、何欢站在寺庙之外。狼群都散了，只留一头狼的尸体被摆在寺庙里。金盛胳膊上被咬的那道伤口，已经凝结出一块褐色的血痂。何欢拿出些草药，用嘴嚼烂后敷在金盛的伤口上，然后用布条包扎了一番。

“仗都打完了，为什么还有野狼？”何欢问。

“这里是当年枣宜会战的战场。”魏如喜说，“尸横遍野，无数的士兵都暴尸荒野，很多尸体被饿狗翻出来吃。野狗吃人吃得多了，就恢复了狼的本性。”魏如乐、何欢和金盛听完，都觉得毛骨悚然。

魏如喜、魏如乐和何欢重回庙内，把他们带来的尸体用墨线捆了个结结实实，想找地方安顿，可是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工具挖坑，认真考虑后，他们把尸体放入了寺庙佛像的泥胎里。

他们原本只是想把尸体暂时寄放在泥塑中，等事情了结之后再回来将尸体搬走，可是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一走，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来。而这寄放在泥塑中的尸体，几十年后，却闹出了一个大事件。这是后话，暂且不表。

四人中魏如喜年纪最大，他看了看南方，说道：“走吧。”

三人跟在魏如喜身后，在朝阳下行走。

行至午间，金盛渐渐落到了后面。何欢等了他一会儿，却见跟上来的金盛头冒冷汗，脸色苍白。

何欢见金盛如此模样，不禁念道：“虽说人吃五谷杂粮，无论是普通人也好，还是修道的人，都有生病的时候。只是你生这病，也太不会挑选时候了。”

金盛的身体瑟瑟发抖，“有点冷。”

何欢看着金盛说：“难道是打摆子？”

一阵风吹过来，金盛的身体抖动得更厉害了。他指着正午的日头，说：“阳光太刺眼了，照在身上好疼。”

“不对！”何欢立即把金盛的胳膊抬起来，匆匆扯下包扎的布条。

果然，何欢的猜测是对的，他看见金盛的胳膊已经浮肿，伤口周围的皮肤已经腐烂，变成黑色。他立即招呼魏如喜和魏如乐过来，二人看后，面面相觑。

魏如喜又仔细查看了一番，低声对何欢说：“尸毒。”

金盛知道事情不妙，问道：“那我还有时间走到七眼泉吗？”

魏如喜并未回答金盛，只是对着金盛胳膊上的伤口又上上下下闻了一遍，然后皱起眉头对魏如乐说：“他不能再走路了，尽量不要让他血液运行太快，你背着他。”

魏如乐二话不说，背着金盛跟着魏如喜和何欢一同赶路。走了一段路之后，何欢接替，何欢之后，魏如喜背上。就这样，三人轮换背着金盛一路向南走去。

行至晚间，金盛忍不住问魏如喜：“你们的任务明明是来阻拦我和其他的道士去七眼泉，现在却为什么要帮我？”

魏如喜回答：“我走之前，父亲对我说过，一切见机行事。我当时没明白，走了一段路后，我父亲又追上我对我说，张元天待他不薄，但是古赤萧写给他的信也说得很有道理。他其实也一

直在犹豫……我当时不明白父亲到底要说什么，直到前天晚上，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那么一番话。”

“他让你自己做主。”金盛虚弱地说，“他无法选择的事情，想让你替他选择。”

魏如喜说：“我并不想不明不白地替人卖命，而且我觉得你这个人值得交个朋友。”

魏如乐在一旁说：“如果不是你，我们现在都死了。”

何欢也说：“我什么都听喜哥的。”

看着三人严肃的表情，金盛不再言语，他顿时觉得踏实下来。他不再硬撑，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如同堕入熔炉，再也无法保持清醒，接着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
不知道睡了多久，金盛感到身体突然冰凉起来，隐约能听到一阵阵潺潺流动的水声。他努力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正被魏如喜浸入一处冰凉的溪水里。

而魏如喜和何欢正在溪边不停地用手挖掘。他们搬开一块不算小的石头，石头之下，两三只冬眠未醒的大蟾蜍趴在泥土之上。

何欢立即从身旁拿来一个陶罐，然后把大蟾蜍一只一只放入陶罐中。陶罐里散发出菜籽油的香味。金盛周身开始清凉，脑袋也清醒了很多。他想，看来在自己昏迷的时候，大家并没闲着，

陶罐和菜籽油估计都是找农家讨要来的。

将蟾蜍放好后何欢守着陶罐，魏如乐在溪水边生火。火燃起来，魏如乐问何欢：“癞蛤蟆淹死了没有？”

“已经死了。”何欢伸手从陶罐里拿出一只相貌十分恶心的蟾蜍。蟾蜍被菜籽油淹死，丑陋的皮肤上都是油渍。何欢拿出一把匕首，刮了蟾蜍的皮，将它架在火堆上烤。但是并没有烤多久，就拿到了金盛的面前。

魏如喜对金盛说：“这是我们魏家解尸毒的方子。”

金盛也听说过，蟾蜍肉能治疗犬咬病。他看着半生半熟的蟾蜍，胃里一阵翻江倒海，但还是强迫自己把蟾蜍塞进嘴里。一股难以言喻的腥臭直冲鼻孔，而嘴里的蟾蜍竟然还在抽动四肢。金盛实在无法忍受，就要呕吐。但是他知道这是魏家的兄弟在替自己解尸毒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吃下去。

金盛在吃第一只蟾蜍的时候，何欢已经开始剥第二只蟾蜍的皮。金盛一共吃了三只蟾蜍，吃的时候，恨不得自己马上就死掉。

吃完之后，金盛休息了一会儿，忽然他觉得自己的嘴巴变得木木的，接着喉咙也开始发硬，嘴巴控制不住地咧开，涎水不停地从嘴角滴落下来。

魏如喜对金盛说：“我们继续赶路，希望你在路上就能好

起来。”

金盛想说话，可是他的嘴巴已经完全麻木，一个字都吐不出来。他想起自己曾经算过命，算命先生说他能活到八十岁，现在看来，那算命的说错了。金盛心里一阵难过。

金盛中的尸毒来源于野狗。天下战乱已久，太平军当年打到湖湘杀人如麻；辛亥革命时，这里是革命军和清朝军队交战的地方；民国时期军阀混战；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，这个地方，每次都是主战场。

这些流浪的野狗无处觅食，只能刨食尸体，慢慢退化组成狼群，遇到单独的行人，它们也会主动袭击。人驯养狗用了几万年，而狗退化成狼，只需要短短的几年时间。

野狗吃了尸体，牙齿滋养了尸毒。那些在战场上的军人尸体，都充满着愤怒和恐惧，尸毒远胜于寿终正寝的人。金盛如果没有遇到赶尸家族的魏家后人，一定在劫难逃。

魏家人赶尸养尸，一辈子免不了要和死人打交道，所以魏如喜知道如何用蟾蜍的毒液解尸毒。只是现在魏如喜也不知道这个法子到底能不能救下金盛的一条性命。

金盛吃了蟾蜍之后，身体的高热也在沁凉的溪水中慢慢褪去。

金盛尝试着慢慢站立起来，对魏如喜说：“我还有一天一夜的时间，赶路吧。”

第三天的傍晚，四人终于走到了七眼泉的山脚下。可是他们发现，根本无法前行，因为有一百多人正守着通往山顶的道路。

酉时，夕阳慢慢被群山遮住。

庄崇光站在张元天身边，脸色阴晴不定。他对张元天说：“再过一晚，天亮之前，他们就上来了。”

张元天已经入定，对庄崇光的话置若罔闻。

黄松柏、黄连清两兄弟，靠着一棵松树已经连续熬了两天两夜。黄松柏还在警惕地盯着山下的动静，而黄连清却已经靠着松树睡着了。

钟义方带来的那个双头虺童，其中一个头在不停地哭泣，另外一个头则不停地把糖果塞到自己的嘴巴里。

武当龙元清打破了平静，轻声问龙门道士：“你到底是龙门的哪位道长？”

龙门道士看了看庄崇光，庄崇光说：“都到这时候了，不用再隐瞒身份了。”

龙门道士向龙元清作揖，“李成素。”

“哦。”龙元清恍然大悟。

“别说话！”庄崇光轻声喝道，“有人来了。”

“是个故人。”张元天睁开眼睛，“崇光，这个人，你也认识。”

一个人慢慢从树林之中顺着小路走到了张元天等人面前。黄松柏立即把黄莲清拍醒，龙元清、李成素、钟义方疾步走到来人面前。

钟义方说：“是你？”

“是我。”来人拿着一柄日本长刀。刀刃在落日的余晖下，闪出了一道红色的亮光。

庄崇光和张元天虽然看不清来人的脸庞，但是已经认出了长刀——和泉守鉴定。

当年同断在三峡古道里被击败，他随身携带的长刀，曾被一个人拿走收藏。

孙鼎来了！

龙元清和李成素并不认识孙鼎，因为当年三峡古道的冥战，龙元清和李成素并未参与。黄莲清当年尚幼，也没有随黄松柏、黄铁焰前往古道。

钟义方和黄松柏并排站立，挡在孙鼎面前。

孙鼎左手擎着和泉守鉴定，右手伸向钟义方，钟义方没有回应。孙鼎讨了个没趣，又把手掌伸向黄松柏，黄松柏勉强伸出右手，在孙鼎的手背上碰了碰。

他们连道家之间的道礼都抛弃了，钟义方和黄松柏心里明